

## 当阳峪绞胎瓷：

# 独步天下的民窑奇葩



1933年,焦作进入中福公司时期,因罢工诸原因停产7年之久的英国福公司终于恢复生产,中原公司也在凄风苦雨中脱胎换骨,焦作经济由此开始复苏。就在这一年,一先一后,两个碧眼虬髯的不速之客来到了焦作。先来的是英国人司瓦洛,后来的是瑞典人卡尔贝克。他们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而且来自不同的国度,然而他们的目标却不约而同地惊人一致,那便是尘封于太行山余脉之上的当阳峪古窑遗址。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当阳峪考察时,司瓦洛和卡尔贝克所看到的古窑遗址有四百余座,窑场东西长约二千米,南北宽约一千米,规模宏大,场面壮观,但他们当阳峪古窑遗址的调查究竟有什么发现,离开中国之后,他们对当阳峪古窑及其遗产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和研究,记者却只了解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个中详情无从得知。不过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倒可以看出,当阳峪古窑遗址及其遗产至少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声名远播,受到了一些西方陶瓷专家的垂青和重视,而我们那时的同胞对此却不屑一顾,视若敝屣,至于当阳峪古窑独步天下、极其珍贵的一宗遗产——绞胎瓷,则更为那时的同胞熟视无睹。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更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

直到解放后,也就是1951年,故宫博物院才注意到当阳峪古窑遗址,专门派人到当阳峪古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1962年,故宫博物院委派的专家又一次来到了当阳峪古窑遗址。但与司瓦洛和卡尔贝克所看到的情形相比,这时的当阳峪古窑遗址已经面目全非,规模宏大的古窑群荡然无存,保存完整的古窑遗址寥寥晨星,连较大一些规模的瓷片堆积也必须在寻寻觅觅之

中才会有所发现。倒是一块石碑饱经沧桑世变却依然屹立不倒,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古代当阳峪窑业与火交相辉映的繁荣与兴盛,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和清晰深刻的历史记忆。

《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现存于修武县当阳峪村,是刻于宋代崇宁四年的一块石碑,上面十分清楚地记载:当阳峪“时惟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埴埴者百家,资养者万余口……”。该碑文描述了昔日当阳峪窑业的兴旺景象:能工巧匠一百多家,从业者万余人。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当阳峪窑业的规模是何等宏大,泥与火交织而成的景象是何等辉煌。此外,该碑文还介绍了立庙的原因和经过:“遂益蜀日发徒,远迈耀地,观其位貌,绘其神仪,而立庙像于兹焉。”简而言之就是说,当时的窑主从耀地(今陕西省耀县)请来了窑主德应侯——百灵翁,并立庙于当阳峪。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官方人士——江南提举程筠。程筠是在景德镇管理瓷业的地方官员,他应邀来到当阳峪之后,不但为百灵庙作歌题序,还对当阳峪烧制的瓷器情有独钟,并写以长歌赞颂:“当阳铜药真奇器,巧匠陶均无稍缺。”“三日不余方如熟,开时光彩真奇异,铜色如朱白如玉”。这就是说,当时当阳峪瓷业规模之宏大,还只是它的一个浅显的表象特征,而技艺精湛、器物精美、工艺独特,才是当年当阳峪瓷业的实质和精髓。

然而,规模如此宏大、技艺如此精湛的器物如此精美、工艺如此独特的当阳峪瓷业却神秘地消失了,以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纵身史海也无处钩沉,唯一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的一个说法也显得苍白无力。这个说法是:颠覆北宋王朝的“靖康之变”发生后,当阳峪瓷业开始逐渐衰败,延宕到元朝时发生中断一直到绝迹,绞胎瓷技艺也随之失传,消失在历史深处。

至此,记者必须提到我国著名的三位考古专家和古陶瓷专家:陈

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和叶喆民先生。前两位先生业已仙逝,叶喆民依然健在,现在是中国古陶瓷协会顾问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他们都有着深厚而执著的当阳峪窑情结,而这情结构于故宫博物院委派给他们的考察当阳峪古窑遗址的任务。

故宫博物院1951年委派的任務主要是由陈万里完成的。他对当阳峪古窑遗址的考察和研究卓有成效,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则更是语出惊人,当阳峪古窑的神秘面纱因此而首次在国内揭开,终于放射出了令人目眩的光芒和异彩。

陈万里先生这样评价道:“当阳峪窑的古瓷窑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如此一个重要窑场竟被忽略了。我以为,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可与当阳峪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也逊于当阳峪。”

故宫博物院1962年委派的任務主要是由冯先铭和叶喆民完成的。他们的考察和研究,不但进一步证实了陈万里的发现和观点,在陈万里的基础上,还将当阳峪绞胎瓷工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宋代绞胎装饰瓷器除当阳峪外,河南宝丰、新安及山东淄博也有发现,但都不如当阳峪的精致……”他们这样评价当阳峪绞胎瓷工艺。

尤其是叶喆民,作为陈万里的学生,他在证明其老师发现与观点的同时,还以宽广的学术眼光和丰富的古瓷知识,对当阳峪古窑及其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在《当阳峪古窑》一文中,他对当阳峪古窑的深刻观照是在一系列比较中完成的,这一系列比较清晰而富有理性,既揭示了当阳峪古窑与北方诸窑的共性,也肯定了当阳峪古窑的独立性,尤其对当阳峪绞胎瓷品质和装饰的独特性大加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著名的磁州窑瓷,他拿当阳峪窑瓷与其比较时,品质上孰优孰劣,纹饰上谁好谁差,他的评价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比较二者的纹饰时,他这样写道:“当阳峪窑纹饰比较华缛,富于变化,而磁

州窑却相反。”在当阳峪窑的命名问题上,他也以独到的见解和充分的理由使人们相信,无论欧洲古陶瓷专家所谓的“焦作窑”,或是日本古陶瓷专家所谓的“修武窑”,都只不过是较为笼统的别称,准确地说,当阳峪窑就应该叫“当阳峪窑”。这一见解事实上又一次肯定了当阳峪古窑的独特性,而更为独特的当阳峪绞胎瓷事实上也借助了诸如此类的见解而大白于天下,终于从当阳峪古窑系列中脱颖而出,成为独步天下的古代民窑奇葩。

对于景德镇瓷器的精美品质,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白如玉”,如此赞美颂扬景德镇瓷器,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如果说当阳峪绞胎瓷早在北宋时期就已达到的高度为后来的景德镇瓷器望尘莫及,我们却不会轻易相信。事实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白如雪,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花似锦,凝如脂,润如玉”,这便是专家对以剔花著称、以绞胎取胜的当阳峪绞胎瓷的综合评价。在我国北方,当阳峪绞胎瓷的独特品质逐渐被人们认识之后,绞胎瓷的碎片还率先具有了商品价值,并为收藏爱好者所追捧。

陈万里曾这样惊叹道:“在我国北方除当阳峪外,碎片能卖钱的我从没见过呢!”

然而,如此独特、如此瑰丽、如此奇异的民窑奇葩,却居然从没有足够理由支撑的历史空间消失了六百多年。直到一个日本人慧眼识珠,绞胎瓷才漂洋过海,流落异国他乡,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在我们这座城市,更有一批勇于探索的志士,他们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健德教授1981年尝试绞胎瓷技艺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成功复活了绞胎瓷技艺,不但仿造了当阳峪绞胎瓷以假乱真,而且通过创新涌现于人们面前的绞胎艺术瓷则更是异彩纷呈,光彩夺目。

这就是说,绞胎瓷从它的故乡消失六百多年之后,又从它的故乡悄然崛起,而且必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独特、瑰丽的面貌和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而重新独步天下。

(本文照片均由石凯摄)



《峪中藏宝》



《浪花》



《梦》

## 鸽子不爱飞

连载(二十七)

王海鸽



起点与终点  
我很快结束了《京城日报》的见习生涯,也在这里干了整整一年。  
不知不觉我又长大了一岁。只是,我跟鸽子依然同居

在一个屋檐下。  
那天回来,鸽子突然来到我房间,问:“想不想看美国大片?”我一边打字一边说:“这得看是什么大片,还得看票的来历,花钱的不看。”鸽子说:“票是人送的,时间是星期六下午,因为我得跟谷风一起回保定看布布,所以想把票送你。”我赶紧讨好她说:“姐,票给我吧,这个周末我没什么事情。”

她又说:“只有一张啊。”  
“一张就一张呗。”我说。  
我拿着电影票走进东方广场地下影城,先买了一大盒爆米花,又买了一包话梅,一大块花生巧克力外加一瓶康

师傅绿茶。反正我不减肥,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场灯熄灭,广告开始放映。我身边又来了个人,是个男的。我边看广告边吃吃喝,忽然觉得他在看我。我怒目而视:“看什么看?”突然,我愣愣地,嘴半张着,就那么愣愣傻傻地望着他。方立民似乎也很意外,说:“哟,是你呀?”

我说:“废话!不是我还能有谁?”  
我们小声寒暄了几句,我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一段时间,现在刚提升为公司的小头目。方立民正待介绍自己,广告结束,正片开始了。  
这场电影看得我真不是个滋味。我跟鸽子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让我穿得这么随便,也没化个淡妆,头发很凌乱,怀里还抱着这么大一盒爆米花,简直就像个家庭妇女。好不容易熬到散场,我躺在椅子上不敢站起来,就怕他发现我

现在的水桶身材。没想到方立民先站了起来,笑着说:“再次见到你很高兴。你比过去健康多了。”  
我没好气地说:“是夸我还是讽刺我呢!什么健康呀,胖就胖了呗,措辞用不着这么婉转。”他微笑着说:“你还跟过去一样,一点都没变。”

既然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厚着脸皮站了起来,说:“没错,我就是那样。”  
“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个饭吧?不过今天不行,一会儿我还有点事情。”方立民说。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管他是客套还是真的,我索性无赖到底,特意说:“小贵州饭店我可不去啊。”  
“为什么?”他问。  
“废话,搬了。”我说。  
“行,地方你点。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方立民笑着朝外走去。  
我心里忽然波涛汹涌: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鸽子攒的局不错,她故意瞒着我,却提前告诉了方立民。难道说方立民现在也孑然一身?难道方立民对我还有那个意思?要不他为什么主动提出跟我一起吃饭呢?

这么一想我不禁喜形于色,两只手兴奋得上下直搓,原来我还有点魅力。  
另一个声音旋即质问道:“真不要脸!你还好意思跟人家方立民再续前缘吗?”这时,老孤的影子倏然出现眼前。  
我跟老孤已经结束好长时间了,其实谁都没有正式提出分手,却都分得心知肚明。他两个月前调去另一份周报当主编,还带走了好几位嫡系。现在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一名责任重大的父亲,据说每天工作家庭忙得脚朝天,不过,最近也有他看见他跟一个长发女子在一起。

我突然对重新开始这几个字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何必非要走这一圈呢?  
我想:别忘了停留在原地和出去走那一圈的差别是,至少你看了沿途的风景,眼界开阔了,长了见识。当然,长见识的利弊也仁见智。有时候当个井底之蛙可能也没什么不好,目光短浅至少有利于安定团结吧。嗨,我也搞糊涂了。还是“著名作家”说得好。现在我管亲娘叫“著名作家”,这样既不生分又保留了原先朋友般的内涵。其实她老人家也是引用一句俗语: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  
彩虹当然很美。  
也得人家彩虹愿意啊。  
我依然思得患失。

(完)